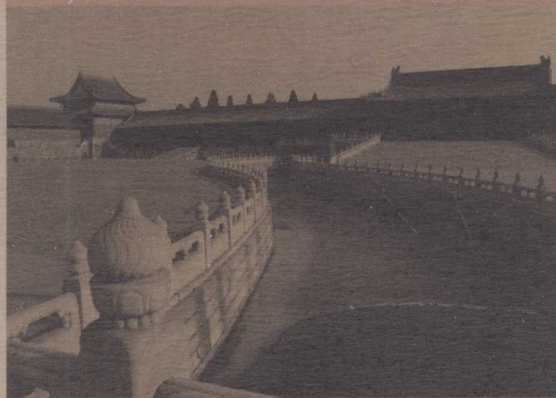


名城往事记忆之旅

北京往事

洪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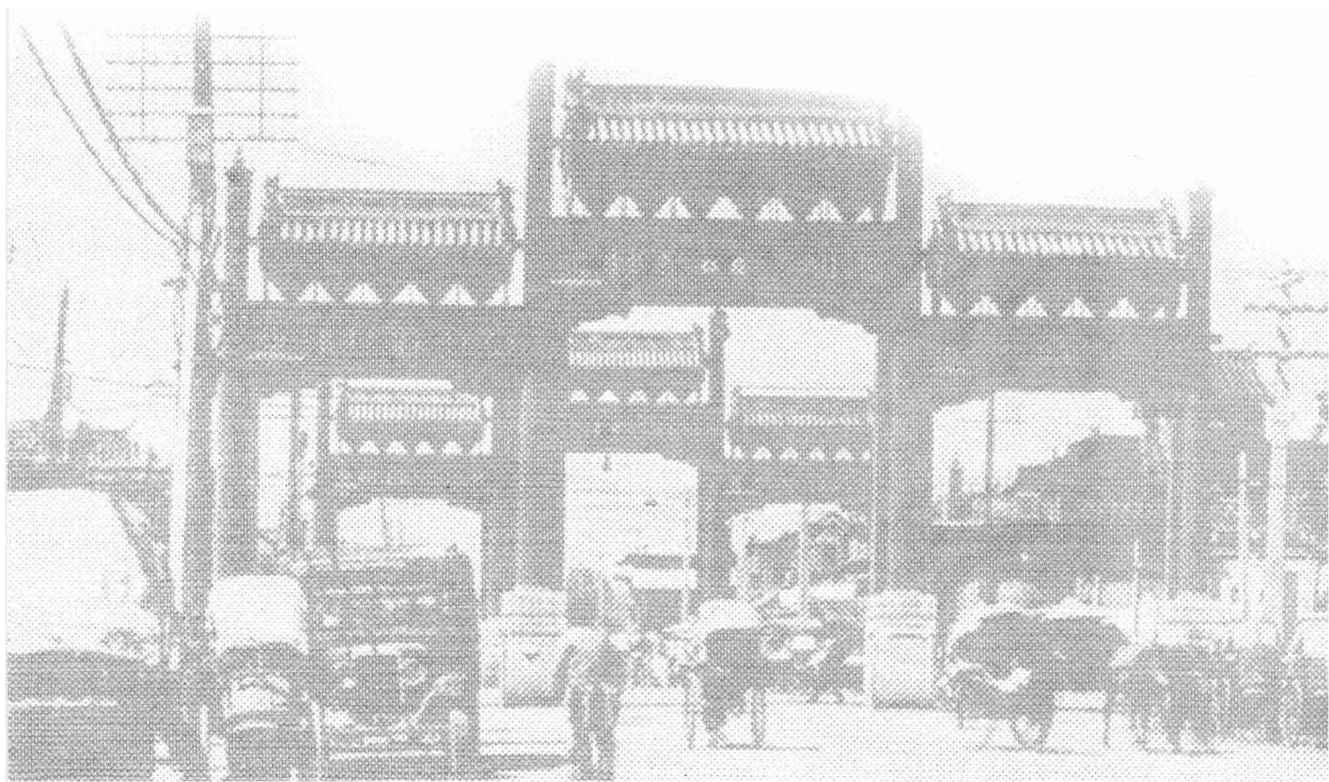
原书为六版插图
花城出版社

一次发掘
老北京的发现之旅
一场怀旧
老北京的记忆盛宴
一册品味
老北京的深度指南

北京往事

洪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往事 / 洪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8
(名城往事记忆之旅)
ISBN 978-7-5360-6018-0

I. ①北… II. ①洪… III. ①北京市—地方史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931号

丛书策划: 蔡 安
责任编辑: 蔡 安 张 旬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王 越
摄 影: 周一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寻访名城前诗学符号的原乡

——《名城往事记忆之旅》总序

海 男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套《名城往事记忆之旅》丛书，从一开始就打开了时间地图和历史相遇中的旅行线路。在这个逐渐丧失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二十一世纪，重新回到原乡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带着晶莹的目光拂开慢慢史迹中的浮尘，将情思浸到这套丛书的深处。于是，我们会喜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言说开始了。

往事是什么？所有过去的回忆历史构成了往事的篇章。世界正以二十一世纪电子的、足球的、财富的、技术的诸种速度遗忘着历史。当《名城往事记忆之旅》以新的诠释角度，揭开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西安、成都、南京、杭州、桂林等一座座名城的记忆帷幕时，我们仿佛置身其中，跟随作家们游历着梦的现实和往昔。

在《北京往事》中，作为诗人的洪烛多少年来一直以他个人主义的触须，跨过那些现代化的桥梁和建筑体系，游走在黑夜的深处。在里面，诗人以他浓郁的想象力和忧伤触到了青铜色、黑铁色、白银色、黄金色……在这过去的几大色块中，关于北京城的往事开始历现，正是基于这四大色块；一座伟大而壮美的城池开始了它的诉说。洪烛在许多年以前就开始以诗人的角度寻找着北京城的前诗学篇章，现在，我们可以跟随他的心律经历逝去的老北京的一篇篇秘史。这秘史不是文献，也不是博物馆所荡漾的旋律，而是一个诗人所发现的北京往事。

《重庆往事》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重庆是被水涛溅响的一种悲伤的旋律，随同这种旋律我们进入了山城。关于重庆的印象与记忆，我们往往局限于小说《红岩》中所散发的遗址遗梦。现在《重庆往事》却以我们无法猜测的符号将一幕幕往事重现在眼前，它是新鲜的，敞开的，悲壮与浪漫的往事。沿着往事的历现，著名的雾都掠开了雾霭，就这样我们仿佛随同那些台阶式的梯级，从低处往上走，我们被作者的牵引力拉上了最高端，于是我们看到了往事弥漫中的重庆城的幽灵们奔跑着，与我们赴约。

当《广州往事》出现时，正像作家叶曙明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于是，作家把我们带到了那曾经的海上，带到了那摇曳的船上……这样的解构法充满

了波涛和号声，读者很容易就进入广州城的水上旅途，进入一座“水上名城”的传说中去。于是，一座名城往事充满了漂流感，旋律自水上而来，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往事的浮沉之中。

杨杨的《昆明往事》会带来怎样的关于阅读的惊叹和意外呢？阳光掠过了作家开始写作时的触须，彩云下历现出了这座西南名城的色调，这正是昆明区别于众多名城的风格。是彩云将我们带到了古滇池边，带到了这座城池的神秘往事中去。面对这次写作，杨杨依然像以往一样灵魂出窍，所以，这同样是一次灵魂漫记。沿着作家追溯的往事，那些逝去的时间以饱满的、悲郁的、集体的……灵魂重现于我们眼前，这正是《昆明往事》的写作意韵。《上海往事》、《西安往事》、《成都往事》、《南京往事》……同样带给了我们阅读中的悬念，未翻这些书，心灵就渴望着翻开其中一页，这正是往事沉浮的序幕。

这套丛书力图构筑十数座名城形而上的梦，这些由梦编织的时间尽管已在历史的上半夜中断或被释梦者言说过。然而，隔世中重又回来的一朵玫瑰的沉香永远是遥远而神秘的。在梦的形而上之下就是眼前的现实，就是世界的不断轮回中影响一座城市的那些活生生的，言之不尽的现状。如今，它们全部在书中与我们相遇，犹如在形而上中弥漫着全部诗学、美学、史学符号的那些前世的都市精灵，重又回到了人间；而在时间简史中穿梭不已的那些关于一座城市的凡俗面貌尽管历尽了沧桑，却仍然在作家的叙述中涅槃出世。一座名城就像一个人出生以后所历尽的所有喜悦的、苦难的一切境遇，正是这一切必须迎候的黎明和黄昏，使一座座城池充满了锦绣的年华和漫长的苦役。所有这一切促成了《名城往事记忆之旅》的诗学符号之谜，它是从二十一世纪的重金属工业和科技文明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一次新的秘密的心灵旅行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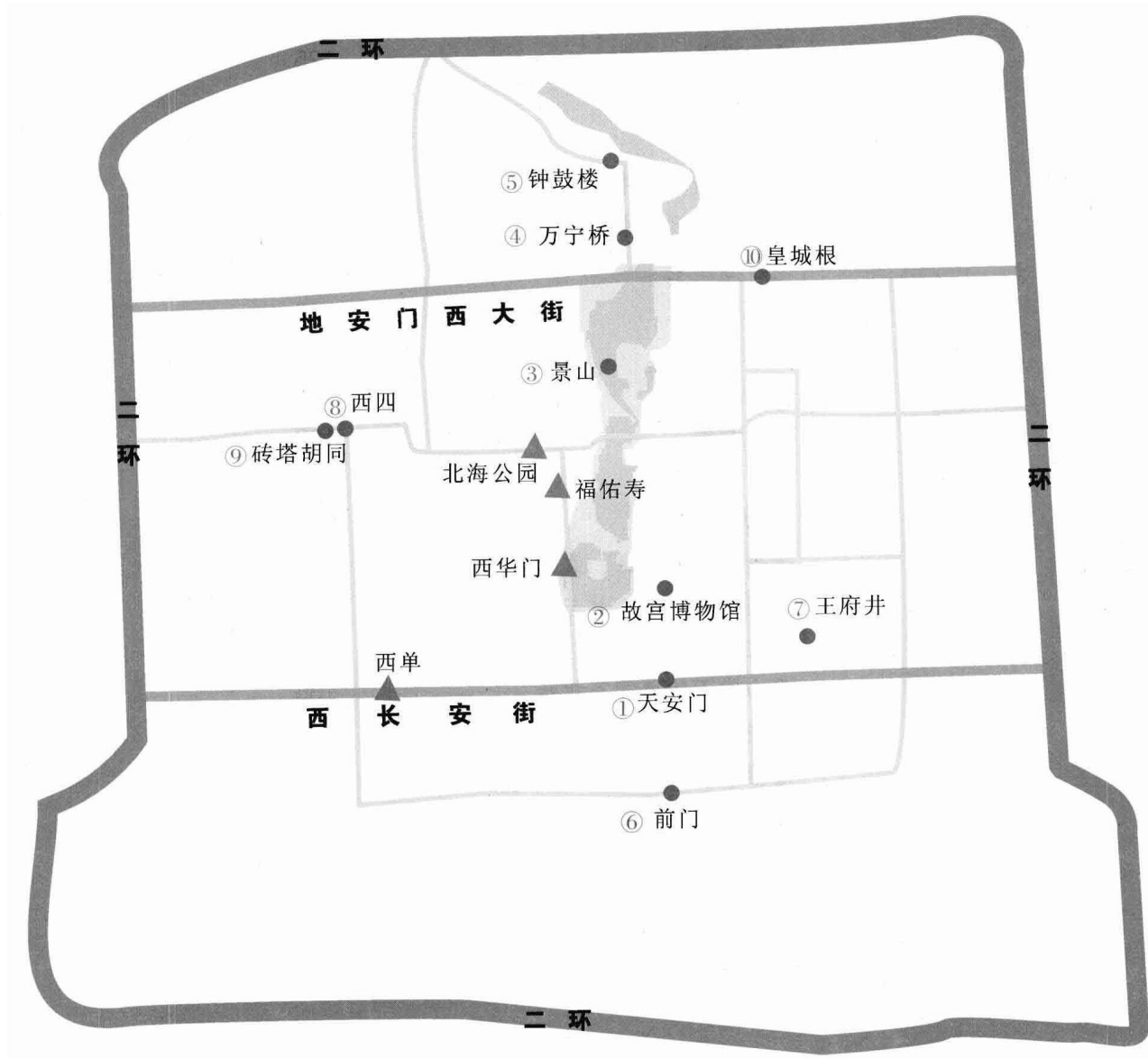
就这样，在书中我们寻找到了回到原乡的地图符号。在这些灿烂而沉郁的诗学符号中，我们寻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在前世的城池中穿越的时间暗道——因寻找而滋生的忧伤，将带我们回到从前；回到被时间之魔咒所笼罩和演绎的那些生与死的谜诀中去的灵魂，则是永生不灭的。

2010-7-1 于昆明



“卢沟晓月”乃“燕京八景”之一，可“卢沟旭日”也是如此迷人！

北京往事记忆之旅示意图



北京二环内记忆之点示意图

北京全景式记忆之点示意图



⑭周口店遗址

- ① 天安门广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参照苏联专家的设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翻版）：政府以天安门为中心，将天安门前的广场大力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增建了作为中国历史象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
- ② 故宫，即故宫博物院，明清两代的宫城。紫禁城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居住过明清两代 24 个皇帝。
- ③ 景山，又名煤山，明朝时还有万岁山之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此自缢。
- ④ 万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作为元大都核心。恐怕因为地安门是明清皇城之后门，老百姓习惯了以后门桥相称。
- ⑤ 钟鼓楼，元大都钟鼓楼始建于至元九年（公元 1272 年），时名“齐政楼”。鸣钟击鼓的功用在于报时。
- ⑥ 前门，正阳门（在元代叫丽正门）是京城九门之首，属于正南大门。前门是老百姓给它起的外号。
- ⑦ 王府井，元朝时名称为“丁字街”，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因之得名。
- ⑧ 西四，西四牌楼简称为西四。它在明朝又叫西市，是处决死囚、或杀或刖的刑场。
- ⑨ 砖塔胡同，位于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砖塔胡同的名称，元朝时就流行。这是一条 700 多岁的胡同。得名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
- ⑩ 皇城根，明清皇城周围，约定俗成地称作皇城根。住在皇城根，真正是住在天子脚下。解放后，皇城根改叫黄城根了。
- ⑪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在雍正王朝扩建成御园，乾隆使之向东邻、东南邻大幅度扩展。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 ⑫ 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建于昌平天寿山下。
- ⑬ 古北口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古北口是京都东北部的门户要塞，在古代出了古北口即到了塞外。
- ⑭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此地留有远古“北京人”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证实 50 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

重温老北京

郁达夫说过：“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景像之田园都市。”此言不无道理。很多朝代以来，北京在精神上仍然像一座大乡村。或者说，是田园诗一样的城市。譬如曲里拐弯的胡同，无异于村巷；可容纳四世同堂的四合院，保留着北方农舍的风格，顶多算地主的豪宅；甚至环护着昔日辉煌的长城，也不过是农耕文明的一道有始无终的围墙罢了。波光潋滟的颐和园、圆明园，在收归国有、开辟为公园之前，也只能算皇帝的后花园。钟鼓楼虽然身姿伟岸，却令我联想到村头老槐树下悬挂的锈迹斑驳的铜钟，仅仅做了一回历史的更夫。至于地坛、社稷坛、先农坛之类，又跟乡下的土地庙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装修得更高档一些。紫禁城纵然画栋雕梁，在我这个现代人眼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个落伍的村公所。那些妻妾成群的皇帝，也就是封建家长制时代的村长，死后照样要埋进村后头的公墓里，只不过公墓的名字较好听，叫十三陵……北京，一个古老的梦。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的缩影。一个做了几千年的梦啊！睡狮的梦是无法解析的。

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指老北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北京的面貌大有改变，早已换了一套装束：高楼多了，马路宽了，商场与酒店云集，某些街景颇神似欧美电影里的镜头……但是，许多古朴的地名仍保留着，念起来琅琅上口，唤醒了我们乡村生活的记忆。譬如五棵松、大北窑、积水潭、苹果园、三里屯、十里堡、沙滩、长椿街、水碓子……充满了乡情野趣。其实，中关村已是高科技产业区，亚运村更是富人区。这些地名起得好啊，不管是古人起的，还是今人起的，比大观园里那些楼堂院馆的名称要朴实且谦和多了。每天念叨着这些粗糙的地名，我们就不会忘本了，我们又找回了乡下人的感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栖，鸡犬之声相闻……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如果你在上海，十里洋场恐怕找不到几个类似的地名。你会觉得城市一开始就诞生在水泥地面上，你会找不到自己的根乃至城市的根。我热爱北京街头巷尾那些带着泥土气味的地名，它们都是城市无法割舍的根须。

想起老北京，我就像回忆一座正在消失的乡村。回忆它曾经一路摇曳的驼铃，以及骆驼祥子们的往事。回忆老舍茶馆里的大碗茶和堂倌的吆喝。回忆天桥一带赢得满堂喝采声的京剧，令我联想到鲁迅笔下南方水乡的社戏。回忆提笼架鸟抑或怀揣烟笼的老人，他们长着一颗童心啊。回忆四合院上空起降的鸽群以及广场上的风筝，如果广场上能摆一副磨盘或碌碡，那就更像那么回事了……只是，记忆中的乡村，已经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



会：立交桥、霓虹灯，以及一应俱全的现代化设施。在有中央空调的高层建筑里，我却怀念着露天庭院的故事会，还有那把祖传的芭蕉扇。人类永远渴望恢复乡村的记忆，否则也不会创造出“地球村”这么个概念。幸好我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座留着最后的田园情调的都市，至少它那野趣盎然的地名（哪怕仅仅写在站牌上），可供现代人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望梅止渴。

在林语堂的时代，北京的田园情调还比较明显。他说过：“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在乡间的错觉，特别是在秀木繁荫的庭院，在那鸟雀啾啾的清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纵横交错，彼此相通，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引到某座幽深静谧的古刹……胡同的名称最能体现其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



北京大气、贵气，游颐和园就有这种感觉。但她骨子里透着乡野气。

与风格。它们的名称多由当地居民所起，因此总是那么生动形象。名字用词全是方言土语，并不求风雅。如羊尾巴胡同、牛犄角胡同……”明明是城市里，却能给人以“居住在乡间的错觉”，这肯定是一种很美好的错觉吧。正如我有时候听见那些大巧若拙的街巷名称，同样会神情恍惚，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确实置身于一座现代城市。

若再追溯到马可·波罗来元大都的时代，他眼中的北京城（时称汗八里），不仅是座大乡村，而且是乡村的大集市：“十二座城门外各有一片城郊区，面积广大。每座城门的近郊与左右两边的近郊相互衔接，所以城郊宽度可达三、四英里，而且城郊居民人数的总和远远超过都城居民的人数。每个城郊在距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它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在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车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这在当时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贸市场了，各个国家的商人都不远万里来这里赶集。可以想象出那摩肩接踵、以物易物的热闹场面，人气儿太旺了。

恐怕因为历史上几度为游牧民族所占据，此地的人民，也颇具游牧民族遗风。譬如饮食方面，鼎鼎大名的涮羊肉，自然是蒙古风格。烤羊肉串也是一度很流行，街头巷尾常有维吾尔族人烧烤的摊档，北京人坐在长脚凳上，左手几串羊肉串，右手一瓶小二锅头，有一种弯弓射大雕的豪情。有了这两样，日子似乎就变得挺滋润了。北京人喜欢烈酒，对价廉物美的二锅头情有独钟，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说没什么虚荣心，二锅头是与他们最亲近的一尊酒神，不见得就比茅台或人头马逊色。二锅头的滋味，也就是正宗的老北京滋味，它仿佛已成为北京平民生活的化身。北京人是很平民化的，若是在上海人眼里，肯定显得有点土气，像乡下人。北京是座大乡村，北京人在精神上也保持着村民或牧民的传统，很难进化为穿燕尾服的绅士。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他们豪爽、大方、热情、健谈、超然物外，有原始的血性，在天地间响当当做人，他们无形中具备开阔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壮士，古人所作的评价，今天也未过时。北京人，虽然以居住在首都而骄傲，骨子里却延续着乡村的血统：生活方式不仅不够新潮，相反还显得有点古典。他们是一群守旧的或者就叫怀旧的城市人。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充满眷恋。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也是如此。这座城市的想象力也许不够丰富，但记忆力绝对惊人。它不像暴发户，不像官僚，甚至也不像知识分子，在品质上它更像一个咀嚼着如烟往事的隐士。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绚烂之后归于平淡。它真正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都市的躯壳里，却隐藏着乡村的灵魂……

目录 CONTENTS

重温老北京

远逝的四个时代	1
青铜时代的燕都	1
黑铁时代的辽南京	6
白银时代的金中都	12
黄金时代的元大都	19

皇气逼人的城池	27
紫禁城：明清的皇气	27
社稷坛与太庙	32
中南海与钓鱼台	37
景山是历史的镇纸	43
万宁桥与积水潭	47
钟鼓楼的前世今生	51
大前门	54
天坛与地坛	56
国子监	59

长城的邻居	61
燕京八景：多少帝王多少诗	61
勒马长城	65
运河之死	73
旧时王府堂前燕	78
走读十三陵	85
圆明园：魂兮归来	91
卧佛寺寻梦	101

天子脚下皇城根	104
天子脚下皇城根	104
四合院：中国的盒子	107

大宅门的故事	109
原汁原味的胡同	111
牌楼的沧桑之美	115
塔影与人影	117
陶然亭	122
东交民巷	125
京华烟云	126
多少寺庙烟雨中	126
从皇史晟到图书馆	133
老字号不老	137
王府井变迁	145
京剧之光	149
北大与清华	156
八大胡同	163
人物与景物	167
古刑场：从于谦，袁崇焕到谭嗣同	167
昆明湖：耶律楚材与乾隆	172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	177
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	185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191
慈禧太后的颐和园	194
绍兴会馆里的鲁迅	201
西山不见使人愁	

远逝的四个时代

青铜时代的燕都

公元1973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不远处打井时，发现了日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北京人开始在西南郊的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挖掘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范围包括涧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诸村，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分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区三部分。琉璃河自北南流，折向西南，继而又东流，形成的河湾地带，有一高平台（即今董家林村），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面上尚残存着一米多高的古墙体，后因农业建设而被平整。经考察，此乃古城的北城墙，全长829米。以此为线索继续钻探，又在地下发掘出东西两面城墙的大部分墙基，乃至两米多深的护城壕沟。古城的轮廓悄然浮出地面，城墙内侧的“护坡”，又与其东侧商末周初的墓葬区及西周时期的灰坑、窖穴、房基相交错。尤其是在墓葬区（今黄土坡村），共挖掘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及车马坑数十座，出土的蚌器、骨角器、玉石器、玛瑙器、陶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青铜器及货贝等实物总数超过万件。

通过细致的考证，终于得出惊人的结论：琉璃河商周遗址正是古燕国的始封地及燕都之所在。这无疑把北京的建城史大大地推前了，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远古时北京地区即有一个以“晏（燕）”为图腾、为族徽、为族名的大部落，估计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或1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之余脉。在殷商之时，琉璃河一带作为原始的聚居地就已基本成形。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破殷入商宫，杀纣后遍封功臣，“封召公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可见大约在武王灭纣那一年（公元前1045年），燕国作为诸侯国之一正式成立，位于琉璃河的燕都恐怕也是在那一时段建造或定名的。受封了燕地的召公保，系被周武王倚仗为左膀右臂的三公之一（另二人为周公旦、太公望），他让大儿子就任燕侯，在燕都当管家，自己仍留在朝廷里参政，辅佐君主。

和燕国同时受封的，还有个蓟国，都城大抵在今北京西南部广安门一带。“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乐书》）蓟国的居民看来是黄帝的后裔，血统高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史记·周本纪》）蓟、燕本是近邻，然而随着日后的发展，此弱彼强，经常为边境问题打架，直至公元前7世纪（东周

的春秋时期)，蓟国被燕国吞并，蓟都也就“声明作废”。燕国后来迁都蓟城，到了战国时期，跻身于七雄的行列。燕将秦开大破东胡，辟疆拓土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了将来成为秦万里长城之一部分的燕长城。燕国长胖长高了许多，“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战国策·燕策》）秦灭燕后，将广阳郡的“政府部门”设在原燕都蓟城。西汉的卢绾父子，先后被高祖刘邦封为燕王，皆以蓟城为都。由东汉至隋唐五代，蓟城长期作为幽州府所在地。辽南京及金中都，基本上都是在蓟城遗址上改建的。

今广安门一侧，古蓟都所坐落的位置，竖立一根巨大的石柱，纪念北京建城3000年的历史。这同样说得过去。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还是广安门的蓟都，从时间概念上皆意味着北京的建城之始。况且自公元前7世纪，两者在“名份”上即相互交叉并重合了。它们是今日之北京的两大雏形。

我多次去踏访董家林村的古燕都废墟，凭吊那湮没的辉煌。这儿的风水真好：既有房山，又有琉璃河。爱山的仁者与爱水的智者都不会感到失望。而今，京广线铁路恰恰从遗址中部穿过，北侧又有车水马龙的京石高速公路。我本人，不经意之间也迷失于风驰电掣的时光隧道，回到了群雄逐鹿、烽烟并起的年代。

城址东侧，今黄土坡村西北，系燕侯及贵族陵墓较集中的区域，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殉葬品中，我最看重的还是用青铜铸造的礼器、



广安门北京建城纪念塔，蓟都遗址。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休憩静思，仿佛在眺望远古的城池。

兵器、工具与车马器，上面大多铸有铭文或人名，为我辈了解其出处提供了一定的背景资料。尤其那百余件青铜礼器，某些甚至铸“侯”（即燕侯）铭文及族徽于内壁。当然，有的青铜兵器如盾饰，亦铸有阳文的“侯”及“侯舞易”之铭。

青铜器锈迹斑驳，精雕细刻的文字、图案却凸凹有致，清晰可辨，象征着一个遥远的王朝曾经的辉煌。我仿佛亲眼目睹了自己民族的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的北京。

青铜时代的北京，曾经被掩埋在厚重的黄土之下，默默地生锈，悄悄地流泪和叹息。直至一柄考古的铁铲将其从幽暗的地狱里解救，她才重新出现在阳光的世界。在我眼中，波光闪烁的琉璃河，流的是液态的玻璃，抑或融化了的铜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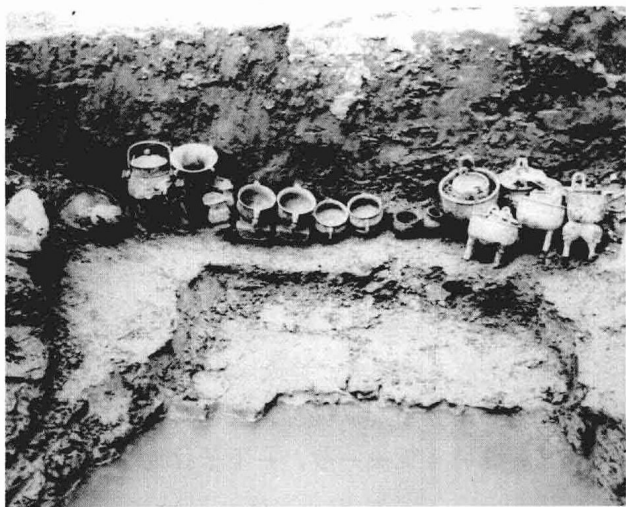
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的古墓群，目前已用数字加以编排，以证明琉璃河确为燕都的所在地；同时也把青铜时代的北京，像特写镜头一般，一下子拉近并放大在我辈的视野里。

燕国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长期折磨着考古学家的一系列问号，终于解开了。依靠的是青铜器的帮助。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殷商之人可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由国家监督，铸造出的青铜器皿非兵器即祭器，因而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还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使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只好臣服。这我相信！一贯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商纣王，不是还发明了炮烙之刑吗？那残酷的刑具（用炭火烧红铜柱以炙烤囚犯），该算是特殊的青铜器吧？武王伐纣，属于“逼上梁山”之举，若反抗得稍迟点，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无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国的都邑）之诞生……根据发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结论，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武王灭纣那一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说商周改朝换代之日，北京的建城史即拉开了序幕。首先登场的，是西周的权臣召公，还有他的大儿子（第一代燕侯）。他们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黄仁宇还认为：周的青铜技术不及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周王朝铸青铜器稍显粗糙与生疏，却出色地创造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封建制度，尤其擅长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时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引自《中国大历史》一书）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着那初始缔造的封建制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废墟之中，寻找着当时的宫殿、宗庙、兵营、广场或手工业作坊的痕迹。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公元前771年被北方游牧民族（戎人）摧毁，随后出现的是



房山琉璃河 251 号墓出土的青铜器礼器，至今已有近 3000 年的历史。

混乱不堪的东周。经过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战国时期（军阀混战），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他只保留了嫡系部队的军事装备，而将其余六国的青铜兵器全部收缴，熔铸成 12 尊金人（青铜的巨人），搁置在皇宫周围“站岗放哨”。这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青铜时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战国时代，结束了！

青铜时代确实也该结束了。其实在战国末期，铁器业就开始出现。作为新时代的骄子，初露锋芒的铁器，逐渐取代了老态龙钟的青铜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摧枯拉朽、披荆斩棘的秦始皇，带有生铁的品质，势不可挡，而被其所灭的六国，早已铜锈斑驳、摇摇欲坠。

纵然如此，我依然很怀念那个青铜时代的北京。很怀念那个活了 800 多岁的燕国（公元前 1045 年—前 222 年）。

在战国七雄里，燕国不是好欺负的。公元前 316 年，齐国的侵略军攻破蓟城，杀燕王哙，“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占领燕国整整 3 年。在这期间，受奴役的燕人闹起了复国运动，将在韩国为人质的燕太子迎接回国，同仇敌忾地进行抵抗。齐国只好“以土地换和平”，撤走了部队。燕太子继位为昭王，发誓报仇雪恨，四处招兵买马。经过 28 年的养精蓄锐，国富民强，“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公元前 284 年，联合秦、赵、魏、韩、楚五国之师为帮手，共同伐齐。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统率“多国部队”与齐军战于济西。齐军溃败，另五国即班师还朝，只剩下燕国一支孤军，不愿见好就收，而是长驱直入痛打落水狗。一口气攻下齐城 72 座（包括齐都临淄），将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帜），植于汶篁”。好不威风！看来燕昭王的报复心，不比那位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吴的勾践逊色。燕军以牙还牙侵占的 72 城，直到燕昭王死后，才被齐国收复。

燕国之所以反败为胜，因为出了个燕昭王，燕昭王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在于他求贤若渴广泛吸纳各界人才。梁人邹衍入燕，昭王特意为其盖了座花园别墅（碣石馆），以师礼相待。他还采纳了“参谋长”郭隗的建议，于易水旁修筑黄金台，置百金于台上，悬赏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能耐人。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在七国间传为佳话，连乐毅、剧辛等中原豪士，也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地来拜见